

复述那个时代你发现如此困难，连当时的他如今对你来说都变得十分费解。要回顾过去先得诠释那时代的语录，还其确有的含意。譬如“党”这么个专有名词，同他小时候他爸自命清高说的“君子群而不党”全然是两码事，后来他爸也不敢这样说了，一提到这字便十分严肃、恭敬，手直打颤，杯子里的酒都晃出来了，要不也不会吓得寻死。那专有名词“党”就是这么伟大，这么威严。那也伟大也威严的国家尚且在“党”之下，更别说每人打工领薪吃饭的地方，所谓“工作单位”，也都从属于“党”。每人的户口、口粮、住房和人身自由都由那“单位”的“党”组织决定，这说的还不是敌人，于是同志这词就变得至关重要，谁都得想方设法在自己的名字后面保住这称谓，弄不好可不就成了“牛鬼蛇神”，便从“单位”里“清理”掉，只得去“劳改”。

所以，党一旦决定发动一场斗争，没有一个单位不斗得个你死我活，谁都怕给清理了。一个人，是革命同志“有二十六个等级”，还是牛鬼蛇神“分为五大类”，同此人的城市户口（即不必从事农业生产而靠按月定量发放的粮票购买商品粮食养活的人口）与劳改与否，与其死活都联系在一起，都同党中央（通常是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和书记处）内部那几十个成员你死我活的斗争导致多变的政策由此下达而一般人看不到的党内文件有关，一个人的命运便莫名其妙由此决定，比“圣经”中的预言要准确一万倍，不符合规定的，轻者构成错误，重的便成为罪行，并从此载入该人的档案。

这档案，记载的当然不只是个人履历，不当的言行、历来的政治与品行表现，本人所写的思想汇报与检讨，以及单位的党组织作的结论与鉴定，尽收其中，由专职的机要人员保管，从此单位跟踪本人到彼单位，当事者一辈子休想看到。

再譬如学习，不是字典里说的掌握知识的或学会某种技能，不，这专指肃清不符合党当时规定的思想，清除掉党认为不规矩的动机，那怕仅仅是一个念头，叫做“猛斗私字一闪念”，不要笑！“私”字在此做个人解，也可进而解释为心理的罪恶，都要狠狠消除掉。而“五七干校”决非古今中外通常的学校，报名也好不报名也好，指定谁便非去不可，还不可以退学，在相互监督下通过繁重的体力劳动以杜绝思想，作为对受过文化教育会思考者的惩罚。党只允许一个思想，即最高领袖的思想。这时候才不管是不是党的干部，是凡公职人员，也包括家属，叫你“下放”到“干校”，便不可违抗。”干校”也如同工作单位一样，制约人的口粮、外籍和上出行动的自由，还不能像小孩子那样逃学，再说又能往哪里跑？

凡此种种。都有相应的语录，足可以编一部词典，可你又无心去编这么本词典为历史考证效劳。

再说到历史，譬如这“文革”距今才三十多年，党代会的官方版本改来改去，从毛的“九大”版本到邓小平的“三中全会”版本每次大变样且不去说，何况现今又明令禁止不许追究。而民间修史也各不相同，是老红卫兵大年的文革史？是造反派大李的文革史？下台的书记吴涛

同志的回忆录?还是打死了老刘的儿子的日后的申诉?还是饿死在浴血奋战建立的这政权的牢房里那位老将补开的追悼会上平反的悼词?还是那抽象的人民的苦难史?而人民有历史吗?当时人民都造反,正如这之前人民都革命,之后人人又都诲言造反,或干脆忘掉这段历史,人人又都成了大灾难的受害者,忘了在灾难没落到自己身上之前,也多多少少当过打手,历史就这样一再变脸。你最好别写什么历史,只回顾个人的经验。

他当时那么冲动,又何其愚蠢,受愚弄的那种苦涩像吃了耗子药,怎样吃进去怎样吐出来,说得容易,可再怎样呕吐,也未必能吐得清爽。

正义的冲动与政治赌博,悲剧与闹剧,英雄与小丑,都是由人操纵的把戏。呱呱啦啦,义正严词,辩论和叫骂,都喊的党话,人一旦失去自己的声音,都成了布袋木偶,都逃不脱布袋里背后操纵的大手。

如今,你一听见慷慨陈词就暗自发笑,那些革命或造反的口号都令你起鸡皮疙瘩,英雄或斗士来了你赶紧躲开,那种激情和义愤该拿去喂狗。你早就应该逃离这斗兽场,不是你能玩的游戏,你的天地只在纸笔之间,不当人手中的工具,只自言自语。

你努力搜索记忆,他当时所以发疯,恐怕也是寄托的幻想既已破灭,书本中的那想像的世界都成了禁忌,又还年纪轻轻精力无处发泄,也找不到一个可以身心投入的女人,性欲也不得满足,便索性在泥坑里搅水。

新社会的乌托帮也同那新人同样是神话新编。如今,你听见人感叹理想破灭了,心想还是破灭得好。谁又高喊起理想,你便想又是个卖狗皮膏药的。谁滔滔不绝要说服你,给你上课,你赶紧说,得,哥们,改明儿见,溜之大吉。

你不再辩论,宁可去喝杯啤酒。生活不可以论证,这活生生的人难道可以先论证存在的理由然后才去做人?不,你只陈述,用语言来还原当时的他,你从此时此地回到彼时彼地,以此时此地的心境复述彼地的他,大概就是你这番观审的意义。

他本来没有敌人,又为什么偏要去找?你如今方才明白,倘若还有敌人的话,那就是也已寿终正寝的毛老人家在你心中留下的阴影。而你也只需要从中走出来,用不着同一个死人的影子打仗,再费掉你剩下的这点性命。

如今,你没有主义。一个没有主义的人倒更像一个人。一条虫或一根草是没有主义的,你也是条性命,不再受任何主义的戏弄,宁可成为一个旁观者,活在社会边缘,虽然难免还有观点、看法和所谓倾向性,毕竟再没有什么主义,这便是此时的你同你观审的他之间的差异。